PL 2698 F32F3 1682
Fang, Hsiao-ju
Fang Chêng-hsüeh hsien shêng chi

East Asia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方正學集卷之八

寧海方孝孺希直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讀

讀三墳書

書之名眞而實僞者多矣、何從而信之哉、亦在愼辨、之爾。辨之法有三。味其辭以望其世之先後。正其名以求其事之是非。質諸道以索其旨之淺深。而眞僞無所匿矣。吾嘗執是以觀天下之書、蓋十不失一焉、若世傳三墳書者、則又凡鄙而易見者也、孔安國稱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其言大道、今此書以

可。與。讀。書。論。古。

山墳爲伏羲之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易而姓紀皇策之篇附焉以氣墳爲神農之書言歸藏生動長育生殺謂之歸藏易以形墳爲皇帝之書言其目而傳以申之考其辭則不類正其名則不合質諸道則淺陋而無稽其姓紀篇曰太始者元胎之萌太極者天地之父母太易者天地之變太初者天地之交太素者三才之始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頗剽莊列之餘言而造爲異說此其道之淺陋無稽者也其論物則曰木爲金所剋服陽臣十幹此後世曆生之常談伏羲之時曾有之乎論民曰四民之

物以貨爲本伏羲之時易有四民之名乎謂封拜之
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
於圓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圜
丘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于衰世
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爲神農氏之書可乎
此其名之不合者也其辭皆後世俚野之談而其尤
謬者曰山月升騰川月專浮山雲疊峯氣雲霞彩山
氣籠烟川氣浮光雲氣流霞皆唐人爲詩之語其政
典篇往往竊取書易而損益之如曰惟天生民惟君
奉天民惟邦本食惟民天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

惟變、卜筮惟占、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皆是也、或者未之察、顧謂書所謂政典、正本諸此而定爲上古之書、其亦異哉、然世之僞書衆矣。如內經稱黃帝、汲冢書稱周、皆出于戰國秦漢之人。故其書雖僞、而其文近古有可取者、此書、則又僞於近代者也。其後有序不著其姓名、自謂天復中隱於青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此書于匣中、其文絕與此書類、天復唐昭宗時也、豈卽青城隱者所僞邪、雖然聖人之經

○天○地○日○月

○便○不○容○僞

猶日月、然其道猶天地、然使孔子時有三墳書、孔子固不得而刪、存其名而亡其書、孔子猶嘗言之、今孔

子之繫易但云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爲耒耜黃帝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之耶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彼僞爲書者因其言而復借襲周禮三易連山歸藏之名以爲伏羲神農之書周易不可襲則以歸藏先坤後乾名黃帝者故曰坤乾其亦妄之妄者耶以區區俚野之文而欲托於三代唐虞之上是猶瞽夫懸破鏡於空中而欲自比於日月也其亦惑之甚耶於乎世之擬經者亦可以知愧矣

夏鍾曰隋購天下遺書劉炫僞爲連山等易百餘卷上之受賞而去所謂三墳者豈即此書耶

讀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十卷、七十一解、或謂晉太康中、出於汲郡魏安釐王冢、故曰汲冢、以論載周事、故曰周書、宋李燾以漢司馬遷劉向、嘗稱之、謂晉時始出者、非也、此固是矣、劉向謂其書爲周書、卽孔子刪定之餘者、則非也、何者其事有可疑也、略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殷、誅其君弔其民而已、其世俘篇、乃曰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所誅以億萬計。天下尚有人乎。周

公之用人、不求備于一人、其官人篇、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以詐術啗人、而責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所不爲。曾謂周公而以此取人乎。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爲本、其大武篇則曰、春違其農、夏食其穀、秋取其刈、冬凍其葆、不仁孰甚焉、其大明篇則曰、委以淫樂、略以美女、不義孰甚焉、此後世稍有良心者、所不忍爲。曾謂王者之用兵乃若是乎。其爲文王之言曰、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此稍知道者所不

言。曾謂文王大聖人而爲是言乎。其文傳篇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三年之積者霸霸之名起于衰世。周初未嘗有之。謂王者不以道德。而在乎積穀之多。是商鞅之徒所不言而以爲文王之言可乎。其他若是者甚衆及載武王伐商之事往往謬誕與書不合自此觀之決非周書謂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其中若謚法周月時訓職方之篇。又與爾雅月令間有合者。竊意漢初書亡。隱士縉紳之流所僞者。以爲周書而司馬遷不察。故引而用之。劉向因以爲古書耳。其中芮良夫篇最雅馴。其曰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害非

后惟其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君子之言三復其篇爲之出涕

夏鍾曰孟氏於武成取二三策汲冢書多不經之言先生以芮良夫篇最雅馴其亦善於節取矣乎

讀曾子

曾子十篇一卷其詞見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格言至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備意者出於門人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間有不純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惛近諸色而觀其不踰飲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決非

曾子之言、顧其言孝有足感予者、予少之時、事二親、嘗謂人子無所自爲心、以父母之心爲心、今此書曰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之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旨乎、其有味哉一何似予之所欲言也然少時知之而不能躬見之及今欲養而二親已莫在矣疾病篇有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誦其言輟業流涕者久之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十三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

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鬱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

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彝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夏鍾曰甚矣不常之巧也始而以財役其身陰亂秦嬴而不悟既而以財役其言陰亂聖經而又不悟不常固賈人子也要亦雄哉

讀漢鹽鐵論

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當武帝時、兵革薦興、財用匱竭、而均輸鹽鐵之征橫出、天下疲弊、孝昭即位、大將軍請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苦、咸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御史大夫桑弘羊爭難之、以爲不可罷、寬襲其意、而設爲問答之詞、以盡其辨、善乎其言也。於乎爲天下者。曷嘗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有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有均輸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朽不可較。武帝之天

下卽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斂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困乏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糜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泰華蓄貨擬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矣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弭元元之憤不然漢豈可冀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夏鍾曰當時鹽鐵酒摧均輸之征四出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非得賢良文學之言其禍寧有底止哉

讀陳同甫上宋孝宗四書

予始讀同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爲驚人可喜之談。以爲同甫特尚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歎。毛髮森然上竪。嗚呼、同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宋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之志不倦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同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間、孝宗苟誠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同甫至四上而不報。死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同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興亡天命。非予所知。予所憾者。以同甫之才。

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弗展不足以論同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辭況若同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得全身進退以死於牖下若同甫者幸矣尚何不用之足怪乎世之相遠二百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同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夏鍾曰可爲流涕太息使同甫得見此文自應目瞋矣

鄭靈公二

御臣之術難矣御小臣之難不若御大臣之難御大臣之難不若御權臣之難也小臣有善賞之可也有

過罪之可也大臣有功而賞之浮於功則驕不稱其功則懟有過而罪之當其罪則怨不當其罪則肆然猶不敢爲亂也至於權臣則不然其威足以懾百姓其勢足以脅人主其喜怒足以爲禍福故善御權臣者能陰銷其威而使國之大柄歸於已者上也其次則莫若制之以禮嚴之以分惠之以恩使自戢其權而不至於僭又不能然則不取其懟怒而已取其懟怒則危矣世之取權臣之懟怒者非爲責其政事而然也非爲詰其專横而然也其始出於爭不急之小務蓋侮慢之私智懟蓄於纖微芥蔕之中而禍發於

篡國弒君之大、昔之所聞、不可勝道、而靈公之子子
公、尤其最著者也、子公之爲鄭卿蓋久矣、靈公始立、
而爲君、君德澤不加於境內、威令未信於朝廷、其於國
之權臣、宜撫之防之徐而收其柄、銷其威、然後國可
得而治也、不勝其一笑之憤、靳杯羹而不與以取怨、
卒致弒逆之禍、烏得爲智乎、今夫吾力足以勝人而
後嘲之侮之、唾罵之、以致其怒、故每鬬則勝、苟不自
量、而好侮有力之人、未有不勝於人者也、況子公者、
久執鄭國之政、於嗣君之立、得杯羹之賜、則夸以爲
榮、決然而靳之不與、寧不失其素望、而懟同列之人

千雷同而受辱。雖鞭撻不足較而恥一人於千百人之中。其辱甚於死。何者、恐爲千百人所笑也。況子公斗筲飲食之人。而挾無上之器。其得志於杯羹則喜。否則爲亂。固小人之常情。其罪安足論乎。獨靈公之失、則世之御權臣者所宜知也、昔者漢文帝、以諸王入繼國統、絳侯周勃、挾誅呂氏之權、常有德色、帝待之益莊、一旦臨朝而問穀錢決獄之數、勃不能對、慙愧流汗、遂謝病。不敢居相位、不責其德色之不恭。而引職事以問之者。文帝可謂能御權臣矣。蓋勃之功烈聲威。素行於臣民。苟責其不恭。其心怏怏。未必服。

禍或因之以起矣吾固假之以寬置而不問而以其職問之文帝豈不知其不能對哉出其不意問其所當知使其不對而自慙慙而不敢恁恁而不敢怒其驕慢之虛氣至是索然銷鑠而無餘天下之大柄不待發於聲色而盡歸于已雖有勃暴十百亦無足畏矣此其得御權臣之道者也使鄭靈公有文帝之行烏有殺身之禍哉後之人主不幸而遇權臣以文帝爲法而以靈公爲戒庶乎其無患矣

夏鍾曰靈公遇殺春秋舍公子宋而以戎首定歸生蓋歸生以貴戚秉國嗣君新立必有所不獲于其君者因宋之有邪謀而遂從之靈公徒知欲殺子公不知歸生無異于公其不知人已甚豈離能之逹軌之此以哉漢文

豫讓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已。則當竭盡知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已、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葢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讐、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

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劍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知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

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爲讓者、正宜陳方
兢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
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憤
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憤必爭爭必敗驕必
傲傲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
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
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
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死
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
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

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爲讐敵暮爲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讓罪人也噫

夏鍾曰古今論豫子多矣或譽之太過或責之太苛此文以段規任章例豫子則豫子有餘媿矣

條侯傳論

天下之賞罰必有所受受於人者必制於人大夫受於諸侯諸侯得以賞罰之諸侯受於天子天子得以賞罰之惟天子之大柄受於天而天不屑屑然與之較古之聖人恐其無所畏而肆也於是立史氏以書

之。史氏者所以賞罰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於世故天子之所賞而濫。天下莫敢問。史氏得以奪之。天子之所罰而僭。天下莫敢言。史氏得以予之。天子之身。所爲有當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氏秉大公之道是非之。故天子之賞罰。信於當時。史氏之賞罰。信於萬世。天子之賞罰。可以賤貴一世之人。而史氏之賞罰。可以懲勸於無窮。榮辱於旣死。君子謂史氏之柄。不在天子下。彼以其位。此以其公也。使史氏之予奪。而不以其公。後世何所取信哉。漢初輔相之臣多出於一時亡命屠販刀筆之流。其人皆習熟世故。追

于利害善避禍趨變而堅守臣節求諸高惠文景四
世間如王陵周亞夫輩無數人而亞夫尤得大臣體
在景帝時以爭皇后兄信及[redacted]降王之封忤旨遂
用他事下獄以死夫封無功者以亂先帝之法納口
口之叛臣以啓爲臣不忠之心此誠宰相之所宜爭
也亞夫爭之豈爲過哉彼景帝者私刻忍人也欲封
其后之兄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殺亞夫之端矣特
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無以屈
其說故忍而未發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名以
誅之遂卒寘之於死求其所爲事確乎有大臣之風

景帝罪之者私恨也爲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馬遷反詆之爲守節不遜以取窮困嗚呼人臣如亞夫乃可謂之不遜乎夫朝廷之禮君臣之分固有當遜者矣至於爲一事而亂舊典起邪心爲害於國甚矣苟阿意希旨從而附和之此小人反覆之計謀一身而不顧職業之所爲烏可謂之遜乎人臣者以義守職以忠事君利害有所不恤苟畏窮困而安利達則無所不至矣亞夫之心豈以窮困爲戚者哉遷不稱其能守官而詆其不遜不閔其死不以罪而悲其困窮史氏之論若此何以信於後世此吾嘗論遷善紀事

而不知統善陳辭而不能斷有良史之才而不達君子之道亞夫傳之類也

夏鍾曰條侯爲將持重決勝爲相伉伉識大體父勃亦不如太史公詆其不遜困窮過矣先生駁之極是

司馬季

斯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在天也淫風怪雨彌時而止日月未嘗不行乎其間亂臣賊子恣橫乎世而天理之在人心者終不少變秦能滅六國之君而不能使六國之民不思其故主王莽能竊漢之位而不能使海內之民一日忘漢之德力可以服人身而不可以服人之心智可以擾人紀而不可以滅天之道先

王所以欲明斯道於天下者。豈誠欲務迂遠難行之事。以爲觀美乎。其意以爲苟徒用法以禁之。使不敢爲邪。不若使之各知斯道。自不能爲亂之爲愈也。周自昭穆以下。皆可以亡國。強侯鉅伯。環擁而迭興。皆可以兼并。然而卻視竦顧。莫敢發口。萌犯上之言者。非其勢力之不及。特以斯道猶有存者。畏受悖道之名。而不忍也。秦之土地兵力。豈皆過於諸國哉。卒至於刦其主而不顧者。緣秦之俗。教化不明。君臣上下不知道也。一家之敗。必始於不學之人。一國之亂。必興於不教之地。天下之禍。常發於無道之國。先王必

危言令人毛竦

以教化爲先務而不敢忽者○豈苟然哉○以曹氏詐力得國○而不知所教○當是之時、斯道不明甚矣○故丕叡父子○坐席未暖○而司馬懿已瞷其旁○而欲攘取之○臨終涕泣○托以幼孤○少不合意○則引其手而易其位○如易偶人○然公卿大臣、迎合將順○莫以爲非○積習既久○至於弑君簒位、以爲常耳○而不復怪○蓋舉中國而從之矣○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懇欷悲痛○不忍與其謀○子姓爲天子○而身爲王公○可謂尊顯矣○獨○慚○愧○若○不○忍○居○者○身○死○於○晉○猶○願○爲○魏○之○貞○士○夫魏之亡已久○奸佞小人○若賈充之徒○咸以爲堯舜之禪無

以過而孚獨拳拳懷其舊君。豈有所求而然哉。吾以
是而知雖大亂之世。斯道未嘗亡。國可以滅。而斯道
不可滅也。求之二千載間。生於逆亂之族而不爲所
變者三人。司馬氏之孚。武氏之攸緒。朱溫之兄全昱。
皆能知篡逆之非。唯攸緒辭位避去。不受寵祿。爲最
賢。孚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
全昱無異。全昱故羣盜。惑於利而失其本心。無足異
者。惜孚知忠而不知遷義之方也。使孚爲魏而死。謂
之魏貞士可也。魏亡而不仕乎晉。謂之貞士亦宜也。
既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別矣。猶欲自托爲魏臣。

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孚當廢弒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能知孚。師昭雖暴。終不敢奪魏而自立也。然則孚焉可少。而斯道烏可忽哉。

夏鍾日史稱司馬孚雖見尊寵常自憂危則其心事可知矣語曰疾風彰勁草孚其有焉故能享年眉壽清徽至規爲晉宗英然則司馬之有孚豈不猶衆梟之有鳳也哉

殷浩

自先王養士之制亡。而天下無全才。士之生于世者。其學術各隨世之所尚而變。觀乎世之所尚。而士可知也。西漢尚經術。故士多通經而達理。東漢尚風節。故士多能自重。而不役志於利祿。唐尚諫諍。故抗直

學而後用
有爲後澤
以今治隰
心分

之士衆。惟晉祖玄虛而尚清談。故士之生于是時者。能以恬淡寡欲治身。而以簡樸不煩鎮俗。釋然有等貴賤齊死生之意。王導以此輿江左。謝安以此勝符秦。庾冰王彪之之流。皆以此見重于世。士之用學術。猶工人之用器。器之用雖不同。然利者愈于鈍。有者愈于無。挾其所聞知。以應當世之事。其不合者鮮矣。方未用時。計畫規度。天下之得失利害。素巳定於心。及居乎位。則舉而施之。如出物于懷。入手于袖。取金帛于藏。而陳之中庭。快乎其無難。沛乎其不窮矣。宜其無不當也。若諸葛孔明、范仲淹。身在布衣而已有

宰輔之志人亦以其志望之及其得志果不失人之所望是豈待言語而見哉以言語自表異者類多夸誕之士若殷浩者夸誕之尤也人莫貴于自知自知而後可以知人晉疑桓温勢盛而藉浩抗之浩自計才智可以敵温否乎温握兵擅命久矣使才智與温等猶不易况浩不及而居之不辭求免於禍難矣彼温者志趣雖有不純而其才足以有為且當是時晉室之衰甚矣使浩為相能與驩然相下說以安國家利社稷不當以相軋而以信義喻之温必感奮而恢復其外浩修為相之職而輔其內不越數年中原必

可收也。浩不此之究。而輕動自用。爲不能爲之事。而圖不可圖之功。踈姚襄而致其敗。信敵國之問。而自將以襲人。其智術之踈。殆與豎子無異。固識者之所竊笑。而俟其敗者。卒取廢辱。豈溫之罪哉。溫謂用爲令僕。其宜。欲以浩爲相。浩不惟不可將。相亦非其所能爲也。蓋浩率易而不知國體。觀其欲殺蔡謨。固知其人之誕妄而不可有爲矣。其視導安之持重嚴簡。相遠不亦甚哉。非名不足以取士。而以名取士者。又多失於虛名之人。唐四夔。士元。平及浩者。皆名過其實者也。自古不覈名實而取名實不副之人其不敗

者。幸。也。

夏鍾曰昔人謂深源人品終身三變始似高士中似賢臣終似鄙夫嗟夫凡以虛譽求人者可不愼哉

魏孝文

昔者舜命皐陶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人亦曰、伯夷降典、折民于刑、豈非禮者。刑之本。而刑者。禮之寓乎。故禮之與刑。異用而同歸。出乎禮。則入乎刑。法之所不能加者。禮之所取也。春秋聖人用刑之書也。而一本乎禮。酌乎禮之中。叅乎其事之輕重。斷以聖人書法之繁簡。則春秋之旨可識。而天下難處之變可處矣。文姜桓公之夫人。而與弑其夫。其罪爲重。故于

其去魯也。削其姓氏。曰夫人孫于齊。哀姜閔公之母。而與聞乎故。其罪爲輕。故于其去也。不削其姓。氏。而曰夫人姜氏孫于邾。然其事雖殊。而子無讐母之義。則等也。是以于其葬也。皆謹書之。而無貶辭焉。其稱孫于前。以正天下之大義。書葬于後。所以全母子之至情。皆本乎綱常。揆乎人心。合乎伯夷之典。皐陶之刑而無悖者也。元魏馮太后酖具子獻文帝弘。而獻文之子孝文帝宏、爲馮氏行期年之喪、動循禮制。君子取焉。先儒有爲異說者以爲非所當服。其說謂孝文於馮太后、有不共戴天之讐、烏得而爲之服吾意

不然。天下固無無父之國。而豈有無母之人哉。獻文於孝文。則父也。於太后則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盡子道。使太后有殺子之心。而不果殺。爲其子者。尚不宜以欲殺[redacted]孝文乃其孫。而可以父故而讐祖母乎。知其親而不能推其所當尊。禽獸之道也。因吾之親。以推吾親之所親。因吾之尊。以推吾親之所尊。此聖賢之教。所以異於禽獸。而爲萬世通行之典也。母殺其子。而孫得讐。是知有父而不知父之有親也。豈人情與天理乎。假而不幸。遇若文姜之母預殺吾父。爲子者欲讐之。則子之弑母與婦

之殺夫其罪固無以異弒母而復讐欲爲孝而益重
其不孝猶且不可故聖人於文姜之卒書葬以明母
子之恩況馮太后直哀姜比耳母生之身而母殺之
死者且不敢怨而孫乃欲追讐其祖母而絕不服喪
果何義者乎論者徒知父之讐不共戴天而不推孝
子之於親縱受其虐不敢疾怨固非常人之比苟惟
伸子之情而不明父之於母猶吾之於父是惟知有
父而以祖爲路人商鞅韓非之法猶不至此顧欲妄
援春秋以斷之春秋之義曾若是戾乎故馮太后之
殺子固獲罪于春秋而非子孫之所得讐也孝文之

盡心乎喪禮其於禮也合矣其於人子之情厚矣孔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聖人於人
之過求人之仁而論者乃於人之美而求其過其亦
異乎聖人之教而甚于責人也哉或曰子無讐母之
義固然矣唐之武后論者惜五王不告于廟而誅之
何也曰馮太后之惡惟在乎殺子故孫不得而讐之
武氏滅唐之宗廟社稷燬唐之子孫易唐之國號是
唐之簒賊也子雖不忍讐之唐之祖宗其舍之乎五
王爲唐討賊中宗勿與知焉其可也是亦春秋之意
也故春秋之法罪輕而不悖乎禮者不以公義廢私

恩惡大而爲天下所不容者不以私恩廢公義能權事物之輕重然後可以用春秋不然、其不受誅於春秋者鮮矣

夏鍾曰皋陶伯夷孔子三聖人者禮與刑之祖也篇中以文姜哀姜影起魏馮太后末又以唐武后事爲言此數案者事不同而論亦異要之出乎禮則入于刑群言殽亂則折諸聖而已矣

甄琛

人君之職、爲天養民者也、然一人至寡也、天下至衆也、人君果何以養之哉、惟用天之所產、以養天民而已、五材百物、不能自察其可用而用之、故人君者、導之以取之之方、資之以用之之要、使生乎天地之間

者不至于無用用天下之物者不至于無節此君人者之職也後世人主不知其職在乎養民而剝民以自養凡物之適於用者盡籠而取之而與民爲市於是茶鹽之類皆屬於官而責其稅於民民弗惟不蒙其利而橫被其害者多矣此豈天地生物之意邪元魏甄琛請罷鹽池之稅其言曰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吝其醯鹽富有羣生而榷其一物者也善哉乎斯言天下名言也而當時羣臣有沮其議者以爲其禁旣罷利歸富室而小民不獲預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夫利爲豪

強者之所擅。特不能制之以法。使然耳。誠能爲之制。俾遠近之民。以口多寡受鹽。立官一員。聽其爭鬬之訟。而不取其利。豈非王政之善也哉。上有好利之君。言利之臣。由是甄琛之言。世俗皆笑以爲迂。而不適於用。不知世俗之所謂迂者。皆先王之所取也。

夏鍾曰余嘗聞迂于歐陽永叔矣知志乎道不知同乎俗此世之所謂迂也意若甄琛者豈不迂哉

沈約

爲非常逆理之事者。其身雖周旋俯仰於衆人之中。而其心。常懷慚蒙愧。於獨居深念之頃。方其年壯氣盛。猶可以自勝。及乎年邁。而衰。氣餒。而病。所爲之事。

與所負之人或見於影響或形於夢寐乎在前皆
其讐敵此理之自然而豈自外至哉齊侯之彭生呂
后之如意司馬子元之賈陵道王凌沈約之齊和帝
皆是物也而是物者非果能爲禍祟也穿窬之盜多
夢牢獄巫覡之流多覩妖怪彼其心之所慮習之所
積有以致之耳齊和帝之天下爲梁武帝所奪使其
靈則梁武當見之矣何爲而但斷沈約之舌哉國家
之勢已歸於梁假若沈約不言其能止乎不禍梁武
而禍約非齊和帝能禍約也利其國之亡而賣之以
圖富貴其心惴惴然未嘗不內愧於天天固有斷其

吾之理矣。君子之學。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天與鬼神。且不能違之。而何夢寐之見乎。故心無愧怍。視死猶生也。將死而觀鬼神異行者、多行可愧者也。

夏鍾曰沈休文斷舌事以爲鬼物世猶有無鬼者以爲內愧於天天固有斷其舌之理則天下後世逆理之人卽能逃天於斷舌之誅而不能逃於斷舌之理矣正學先生立論眞是嚴於斧鉞

隋文帝

隋文帝以詐力取尊位、其子侈縱、以致敗亡、君子陋之、至與秦並稱、然當時戶口蕃殖、國用富溢[redacted]雖強大、不敢少與之抗、若漢唐之盛矣。夫果何以得此也。昏惑之主。欲富國者、必厚斂民、以適其欲。而文帝

躬履節儉○謂有司曰○寧餘於民○無藏府庫○斯言也○豈惟中主有所不及○雖前代賢君或愧焉○此非富國之本乎○罷鹽酒之禁○減庸調之額○死罪三奏而後行刑○褒賞治民有政蹟之吏○此非戶口滋殖之本乎○吐谷渾之子嵬王訶○謀執其父而降○則詔之曰○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既○欲○歸○朕○朕○惟○教○以○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卓哉言乎○不以小利廢大義○真可以服□□之心矣○其為人雖猜忌苛忍○而能撫有華夏○赫然續數百年之正統○亦有以也哉○後世人主○語及秦隋○則羞與為比○求其

所爲不及秦隋者多矣此類是也苟不強爲善而徒羞比於秦隋使秦隋之主有知其不羞與之比者幾希

夏鍾曰世王語及秦隋羞與爲比不知隋如文帝且羞與世主爲比矣快論亦正論

蘇威

可以生可以死可以貴可以賤者君子也惡死而慕生貪富貴而戚貧賤者小人也以死爲可惡寧知死有善於生者乎以貴爲可樂寧知賤有安於貴者乎君子之於世視生死貴賤如手之俯仰不以動其意而一以義裁之義宜死也雖假之以百齡之壽不苟

生也、義宜賤也、雖誘之以三公之爵、不苟貴也、其好惡豈悖於人情哉、衆人殉於利、故好惡失其中、君子於義也明。故審于輕重也。當天下之亂、常以世無知義之士、而小人衆也。危邦敗國。有知義者。立乎羣邪之間。使小人之爵祿、不足以誘。威刑不足以脅。則尚可以興也。不然、雖全盛之天下。其誰與守。隋之亡也、非甲兵少而才用竭。朝廷無知義之士。而莫爲之死也。輔相舊臣。惟一蘇威。拜伏蹈舞。勸進頌美於羣盜。而不以爲愧。威在文帝時。富貴已極。寵遇已厚。國危主辱。力不能救。則朝服立朝。數羣盜之罪。而以身死

之○使覬覦僥倖之徒○知君臣之分不可犯○豈非大丈夫哉○惜死而不忍決屈身于羣盜○其辱甚于死○而威不悟○然人○不至于死○不止也○與其恥辱而生○孰若遠死○之○爲○善○乎威事功殆亦有可取○使死得其所○同隋之名臣也○一陷于非義身名俱喪○天下至今羞稱之○則其生也○適所以累○豈不悲夫○雖然○威、固、不、善、處、其、身、矣○而、隋之處、其、羣臣、者○亦有、以致、之○古之人○必以禮貌待其臣者○豈僞爲爾哉○養其氣而厲其節○乎居則有犯顏忠諫之益○不幸而臨禍患○則可殺而不可辱○寧舍其生而不敢負國○隋氏父子之遇羣臣○詐籠

而威役之雖將相之貴少有疑隙則箠殺于殿庭之間凡仕于其時者皆挫辱之餘無耻之人氣不足以有爲節不能以自守其屈身於盜賊固勢使之然豈足深怪哉不以君子待之而能以君子自爲者惟君子爲然素以小人待之而欲望其爲君子之事此中人所難也於蘇威何惑哉

夏鍾曰威陷非義固矣隋氏平日詐寵威役其臣有以致之然則人主可不以勵群臣之節爲兢兢哉

張九齡

張九齡爲相而能使玄宗無過太子不廢小人困不得志九齡出而綱紀壞唐室漸亂而幾亡國或曰九

[illegible]古所謂大臣哉曰九齡忠矣而不能擇義善事君矣而未善處身安得爲大臣乎古之大臣正其身以爲天下準不可以位拘不可以恩狎立乎朝廷而君不敢爲非義邪佞畏伏而不可肆待之以禮則留外貌少衰則引而去之其決於去就非不欲行道爲欲行道故必審于去就也楚王戊不設醴于穆生生曰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醴之不設何遽至于鉗哉然禍發必有幾人心之敬怠必以漸不設醴必至於不進食不進食必至於不命之坐不命之坐則必至於笞辱僞詈笞辱僞詈又不足不至於鉗而不止然則

不設醴之去戮辱直毫髮間耳烏可不預為之計乎
九齡臨事規諫近於以道事君者惜其知不可為而
不建也九齡必欲殺安祿山行敗軍之誅宰相職也
下已知其有反相寧可已乎當玄宗之不殺九齡宜
以死爭之爭之堅不許則宜如褚遂良還笏而請玄
宗苟悟而從則可除天下之害不從亦不失去就之
義而無愧九齡爭之不力而遂已焉玄宗以王夷甫
見䜟又忍而不去玄宗寧不以貪富貴疑九齡哉九
齡於此固可去矣及沮牛仙客之封李林甫以書生
侮九齡而玄宗亦深漫之無復敬禮之意其當去也

明矣。而復不辭。終至見斥。而後去。何其昧於幾。而不知義。九齡欲留而盡其言乎。則二者可以見矣。欲留而行其道乎。則未有待人不以禮。而可以行道者也。九齡之賢。必不慕區區之富貴。然觀九齡之事。若未能超然于富貴之外者。豈其心在君與國。而不暇爲身謀耶。世未有謳其身而可正天下者。九齡或未思之乎。使九齡獲聞聖賢之道。以古之大臣自望。其事功必不若此而止也。自道之不明。通達者流於權詐。卑陋者局于貪鄙。求之于唐。如九齡者。不過數人。亦豈易得哉。然則九齡雖未足爲古之大臣。亦可謂唐

之大臣也夫
夏鍾曰宋儒詩云九齡已老韓休死無復明朝諫疏來味其辭旨令人可悲可涕語曰國以一人亾九齡之謂也嗟嗟人主誠得風度如九齡者盡無擯斥之以稔國家之禍哉

方正學集卷之九

寧海方孝孺希直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碑

梅長者祠堂碑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爲春○日得之而爲煦○風得之而爲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其用至醇○其在天德也○則爲仁○爲至善之德○爲惇厚之化○爲無言之敎○備其理者○在唐虞爲八元○在周爲仁人○在漢始稱長者○其取義以爲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尚本質○有長盛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崇之○大臣

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之清淨寧謐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譁丙丞相之居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爲用迂而不曲緩而不滯寬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與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子子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刻薄少恩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苻氏苻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

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焉。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忠厚之長者。其諉恃而不亾乎。長者之用。梁肉也。才智之效。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台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有諱盛字昌圖者、仕晉爲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亾、即是邑而隱焉。嘗誦佛書、而有靈鳥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歳餘始知、郡縣以爲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表稱謝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爲長者。仍命郡縣關其所居舍爲丹丘寺云。今八百

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爲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闕像而事之、歷年雖久、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國未數十年○而宗社爲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爲之可稱○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爲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爲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寓乎尊祖之思○使聞長者之風者○却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爲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爲

詩以係之詩曰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僞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化不爲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嘗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涵以雨風或乖於時世不能以澤鍾厥家千載祚祉有晉之衰攘於篡臣先生耻之高蹈海濱行修於身閭里咸化靈鳥降祥自天來下璽書旌門惟德是嘉曰匪於躬邦家之華有而不居天下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百世作者幾君其誰於今尚有子孫列堂森森衣冠奕葉孰能祐之長者之澤爲善無位所係則長若惟尊崇卒取危亾有嚴

祠宮浮居攸宅歲時蒸嘗子孫千百輔德惟天爲善惟人蕺其淳風民俗是惇

夏鍾日長者之傳千年猶未艾嗟乎人柰何不爲長者乎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士之立言爲天下後世所慕者恒以蓄濟世之道絶倫之才困不獲施而於此焉寓之故其氣之所至志之所發浩乎可以充宇宙卓乎可以質鬼神非若專事一藝者之陋狹也荀卿寓於著書屈原寓於離騷司馬子長寓於史記當其抑鬱感慨無以洩其中各託於言而寓焉是以頓挫揮霍沉鬱宏偉雷電不足

喻其奇。風雲不足喻其變。江海不足喻其濙。卒之震耀千古。而師表無極。苟畢單然竭所能以效一藝。雖至工巧。亦技術之雄而已耳。烏足與大儒君子之寓於文者。並稱哉。少陵杜先生。生在唐開元天寶間。懷經濟之具。而弗得施。晚更兵亂。益爲時所簡棄。由是斂所得於古人者。悉於詩乎寓之。其言包綜庶類。凌跨六合。辭高旨遠。兼衆長而挺出。追風雅以爲友。蓋有得乎史記之叙事。離騷之愛君而憂民。閔世之心。又若有合乎成相之所陳者。微意所屬。時以古昔命世聖賢自儗。不知者。笑之以爲狂。而知其粗者。憐之以

為詩人之大言而孰能果識其所存哉蓋嘗論人與物之品才知僅施於身者物之所以局於形理無不備而知無不通者人之所以異於物至於不能擴其所有以濟萬物而規圖止乎一身此則人而物者也豈是形也而能踐其形均是性也而能不私乎已以宇內之治亂生民之安危為喜戚而勞思極慮必期有以濟之此則所謂人而能天而可以謂之大儒君子矣乎自孔孟沒聖學不傳士之卑者多以私智小數為學枉道以取富貴視斯民之困窮不少介於心甚者或罔之以自利聖賢仁義之道不絕如髮先生

得有感於此其心願世之人咸得其所而已雖饑寒有不暇顧覗夫自私之徒如螻蟻之求穴則歎而哀之是心也使幸而達諸天下雖致治如唐虞之盛可也彼淺於知德者顧以大言爲先生病嗚呼先生之慮乎人而能天者也其寓於言豈衆人之所能識哉成都浣花溪之上故有草堂䕷於兵也葢久大明御四海賢王受封至蜀以聖賢之學施寬厚之政既推先王之心以惠斯民貧無食者賜之以粥陷于㬥者贖之以布歲所活以萬計歡聲達於遐邇復謂先生爲萬世所慕者固不專在乎詩而成都之民思先生而

不忘亦不在乎草堂然使士君子因覩先生之居而想先生之爲心咸有願學之志則草堂不可終廢乃於洪武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命臣工更作之不踰月而成中爲祠以奉祀廡其左右而門其前後爲草堂以存其舊高傑華廠皆昔所未有下教俾臣某記其事且某惟先生不遇聖哲之君爲知已汝陽漢中二王雖與友善而不能用其言數百載之內在位而尊慕者間有其人然皆以詩人稱先生而未能察其所存至於今王稽古尚德而後先生之道益光則夫懷奇邁[illegible]之士不有遇於時必有合於後而道之顯晦

莫不有命觀於此亦可以知勸矣乃拜手獻銘曰
天於萬民愛而子之篤生聖賢俾之理之群聚錯居
氤迷於欲聖賢何事爲民耳目其處大位匪厚其身
爲君爲師制產明倫四海九州君視聞閭一物失所
仁聖憂但稷契佐虞亦有伊周勑勤其形億兆爲憂
古道不傳士溺於利以位自娛以民爲戲卓哉先生
千古是懷力不能止詩以告哀推其本心可宰天下
利澤滂滂物無遺者世不能以天實使然不謟一朝
乃傳萬年神施鬼設地藏海湧片言所加山岳震動
載求其實濟衆忠君爲唐一經上配典墳知言寥寥

賤德貴藝摭其餘膏粱肉是棄惟王濬哲道協聖神蒐羅千載友古之人興懷先生爰作祠宇江山改容觀者如堵仁於黎庶惻恤艱窮聞其呻呼如疾在躬散粟賜糜以起其瘠百役不興以蘇其力問誰匡輔惟王之明先生之志王舉以行由唐迨今歷世悠久孰謂賤士而能不朽嗟蜀多士敬承王心斯道在人何古何今

夏鍾曰可稱杜先生知己雖然古來以詩文名世者皆其人君子莫不有其心之所存世何足知之

宋處士碑陰銘

宋處士諱文昭字文霆金華人也處士嘗以次子太

其公貴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而曰處士以其德不以其位邦人之志也處士生二子其一爲義烏教諭淵次爲太史公濂享年八十有一而卒葬于白石山之原至於今十有五年矣而邦人哀處士者如始卒之歲稱處士者如處士尚存某獲侍太史公見公忠厚慈讓負天下之盛名而不恃其才爲天下之顯官而不驕其貴遇人無長幼貴賤一以至誠不欺爲本未嘗不竊歎以爲非人力所能爲退見公二子四孫或仕或未仕皆恭敬樂易薰然有君子之行又竊歎以爲不可及固意其祖考之積者厚矣及讀公所

著墓表處士之德則皆平易之事耳初非有卓絕偉特之行聞邦人之所以哀處士者亦不能名而言之於是而歎曰處士之德其在是夫名至於使人不能名者善之至也可以名舉者非善之至也鸜鵒猩猩之能言騏驥之善走可得而名也至於鳳凰麒麟人皆知其爲瑞而莫知其所以瑞非不知也蓋聲音形貌之美不足以盡其德而人不敢易稱之也故善之小者易述德之大者難名才傑之士多以奇功偉節著聞道德充盈者非口舌文辭所能具而不傳者衆矣然口之所稱歷世則亡而太史公舉其所可知而

不論其難名者。恐人以爲私美其親也。是則處士之德。非直而不阿者。孰宜言之。乃述邦人之意。銘其碑陰。曰。金華宋處士。德如古之仁人。誠以變物。而敬以持身。天錫其後昆。爲時碩臣。孰謂善不可爲。孰謂天不可信。尚徵於處士之墳。

夏鍾曰。始終只說邦人之志。便見處士之德在此不在彼。文特有識。

賢士之德在此不在彼文特有藏
夏鍾日若勞只有那人之志更見

天下可信尚徵於賢士之賛

賈詩身天鎔其骸瑆爲辭顏臣購闇善不可爲其言

陽日金華宋處士纔如古之仁人誠以變物而藏

皆非直而不可者諫直言之巧遂邪人之意而縱其門

不分其讓容者忠人以為抗美其節也忠則直士之

徑　觸人　形

傳

孫伯融傳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redacted]、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爲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劇。蓋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釆爛然。驚動一時。稚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一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嘗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令皇帝渡江來

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爲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爲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redacted]、已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上旣才炎。遂以炎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勅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巢穴。獠酋黠蠻。狼嘷虎踞

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爲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至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昧者猶或握兵戲潢中○自招誅滅○至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諭爾民○將○以○安○爾○非○厲○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帖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爲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民以孫使君不可狃○狎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月皆化爲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爲兵將○將教習之○擇其爲衆所服者爲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

罷歸爲農聞有小警卒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
奸之者強族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
數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
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
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鈎至一二人問有才
者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
溢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
與炎類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
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
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

論基文辭甚美基不荅逡巡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畧無枝復基乃深欽歎之日基自以為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於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棊賀棊及[redacted]襲炎炎被禽幽空屋中刻卒守之脅炎炎始紿以生吾能為若用賀棊知非其本情恐畱自遺患以燖鴈斗酒噉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割鴈舉巵酒曰嗟乎我乃為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

而臥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

上嗟悼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甲辰贈[redacted]事郎洪

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封丹

陽縣男妻某氏爲賊所擒不屈死繼某氏子一人某

女某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使遇匱乏者解衣推

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將編次傳於世

方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聞言炎詩十餘

篇皆豪宕可喜及觀却寶劍篇益奇其辭而炎死久

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爲偉然大丈夫也故卒以節

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夏鍾日孫公偉男子其氣其識在明初諸功臣之
上惜未竟其才耳此篇極力描寫讀之詡詡欲生
極類劉文
成公諸傳

觀樂生傳

觀樂生者、越南邑寧海人也、其先出堯四岳伯夷、周武王時男子許、祀太岳、春秋列諸侯之會、稱善國、從失國以爲氏、自漢至今不絕、人生其太岳支裔也、或曰、堯時有由者義甚高、堯欲讓以天下不從、生蓋由後云、或曰由言行不見於經、蓋非也、生名繼、字士修、少好學、而家貧、精確篤志、不以貧故自沮、遇事有拂激、於意輒閉門取書誦之聲抑揚若合音節可聽至

其家者見生爲人忘其爲貧生亦有以自樂不自知其貧也生能文辭而好遊山澤間物偶會心遐觀熟視戀戀不忍離去巳卽爲文辭以自見嘗曰吾於天得可樂者五天朗潔時纖滓不敢留與我心類可樂也日之初月之方霽時吾樂之霞之舒歛雲之變化吾取以爲文樂之吾於地樂海之深溥浩漫淵之澄瑩樂山之秀拔而遠者是皆可輔吾志發吾氣吾文得以汪洋不竭峻而不險肆而不汚者此也又曰吾於古人之言樂之不厭吾所以忘吾後古之世不知處乎荒僻曠絕之境而常若有得者非以其書存耶

斯其為樂最深間以其意為詩九章言所樂者而自謂觀九者而樂莫我如也因別為號曰觀樂生人疑觀樂生是九物者人咸見之而生奚獨取以為己樂觀樂生曰吾非樂九物也能使九物為吾樂耳吾樂於天地間無所不取而豈特九物哉天之與我者亦大矣豈特與我眾人皆受之第眾人不知而吾知眾人不樂而我樂耳當吾之樂乎此也天不能與敵大地不能與敵厚力可以頽挫萬物者莫予加損也之塑也積氣得之以為物始積滓得之以為物毋獨乎兩間者得之以為晝夜禪明不息禹得之以疏滌水

稷得之以粒黎庶周公孔子得之以爲百世師顏氏子得之以飲水飯粟而忘其貧而吾亦竊窺之以自樂世之所樂者貴與富也罄其心之智計不足以致之而卒亦不能守也藉能守之覻覻然如鼠食乎機器之傍且齧且目委尾而側行惟恐機之發也計其心曷能斯須樂哉孰若不待求於人而得不必畏乎人而安隨乎所遇而無所不樂之爲美也疑觀樂生者聞其言而異之曰觀樂生其知道者耶某曰子始聞觀樂生名觀其詩固以異焉及論次其語信乎非今之士也超於寵辱之表不以困窮易慮古之人齒

然而今不少見何耶豈遺世高蹈者衆無從知其事耶以觀樂生之賢與之接者猶不知其所存天下士豈易識乎人不知道而遽謂天下無士其未可哉其未可哉

夏鍾曰吾非樂九物也能使九物爲吾樂耳此義更進觀樂生其狂者流耶

葉伯巨鄭士利傳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菁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

經術匯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既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歷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覩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訓

久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踈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兄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庾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

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巨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

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
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
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
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
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
之比縫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
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
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
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
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

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管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柰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决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

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敎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旣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夏鍾曰伯巨奇矣士利尤奇古來志士言人不敢言而至死不悔者儘有其人先生合而傳之意良深矣

茉根居士傳

茉根居士、括蒼人、裔出延陵季子、其字曰宗禹、少簡

伉志氣高不與世俛仰能爲詩歌名出一時嘗遊江
淮間釣濠水上登莊周太極長嘯若不以禍福得失
經意者人莫知其爲誰見其家有菜又有處士服因
號之曰菜根居士居士聞之曰甚善遂以自名所居
種菜數百畦植灌甚時且不畱草萊亂之故其蔬常
盛於恒圃性豁朗不設機穽人有過面折之善輒稱
服又能料事當否於未然及成不失毫髮以故人爭
推其才識與交者貴忘其位長忘其齒賢忘其所德
皆傾心爲之盡而居士斥落芒角益以謙和自持客
至擷蔬啐酒既飲醉輙引客行蔬圃中人怪其蔬長

問其術居士曰吾不失其性而已人愈奇之意其可
居官累官於時每使其言不能容接人[redacted]不爲
人欺是以人愛其寛而伏其明去爲人所思居士雖
仕亦必隱者狀人不稱其官而稱其所居居士喜曰
吾所隱誠非名所識也[redacted]侯城生
曰吾嘗與菜根居士游怪其時郤肉食居士曰子知
味之爲味而不知味之味也子以菜味肉則肉非菜
也以肉味菜則菜亦肉也賤其所貴則貴者賤矣貴
其所賤則賤者貴矣菜哉菜哉其可味也哉故又別
目號味齋云其言類知道者余爲論著之

憂鍾囝去大夫不可一日無此味去爲此也

友鹿翁傳

友鹿翁者居寧海東北靑山之下莫知其字名或云[redacted]其先祖父嘗侍從大官於宋自宋亡元中世家故多難厭世俗芬華事自汚棄遺業屛處靑山下不交接庸俗日與麋鹿相狎若甚好之者而忘其非已類也別號友鹿靑山之人皆稱之爲友鹿翁云翁氣貌淳厚意志豁然累散家財貸貧民不能償輒置不問視天下事擧無足累其心者因絶弗與人言曰與庸人談不如與吾鹿友服古處士服遊林壑

間去來如飛年七十餘如六十許人顏面[redacted]有光望之者疑其爲列僊人知之者謂翁學通古今得養生法跡雖高而不悖於倫理其友乎麋鹿蓋有激而然者非其意也或問之曰古之士慕一鄉一國天下皆有資乎其友其友必取道術類巳者以翁之賢不友鄉之賢士而於鹿乎取奚取友之異邪或解之曰翁之賢視儕輩無可友者與其得儉巧之人而與之遊曷若友無知之鹿邪[redacted]吾有以自娛物皆可以爲徒苟無得乎巳夫孰肯[redacted]昔舜以大聖人而與麋鹿遊非與之遊也不以所處之陋變

其樂也。傳不云乎。篤於為善者。舜之徒。翁其近是耶。翁聞其語。默然笑。不荅。或問不已。則指鹿曰。子其問諸鹿。鹿善知我。論曰。世傳避世之士。如荷篠接輿輩。皆誕謾不倫。非聖而自高。多戾中道。以余觀友鹿翁。恂恂然操行馴謹。發言必稽乎義。其眞超乎世俗之表者耶。彼以逢聖人而彰。而此莫發其光。士之立名績於天下者。豈不係其所遇哉。

夏鍾曰與庸人譚不如與吾鹿友予其問諸鹿鹿善知我此眞狂士

方正學集卷之十

臨海方孝孺希直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書

謝太史公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探索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掖後輩。爲職。雖樗朴不才如某者。亦收之于門。而告以斯道。思意懇篤。撫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之者也。某辭歸省、又辱教之以言、引譽過後、期望深遠、今於別來、旬月間、延領西眺、

戚然懷戀、不能自踰、某少頗自負、長而無成、自入執
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序○粗識修巳經世之大
端○稽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多相怪駭○獨
執事獨其以爲當然○咨賞嘆息○喜溢顏面○某所以忘
其卑賤旅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夫人之相與
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居庸衆人之間○閭閭然無與
語○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安而留也○執
事於義則師也○知巳也○於恩則拔之於恒人之中○而
感之也○其宜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
其也○蓋閔斯道之不振○務得其人○而明之○地其仁哉

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於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成。他日萬一之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之不行於斯。益甚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傍皆由躬行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族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有不齊者。思立爲輯睦之法。以洽其情。欲爲祠於冬至祀始遷祖。而族人各以其祖祔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陳訓。擧族之人。皆拱而聽。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人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亦

書之而加教誡焉。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為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興事。人雖有聽者。亦未并志一力以冀其成。又寧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在當時。勵名節。立行義。莫不殫一世之心志。以冀發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晦者昭章。阨窮者冒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己於後。僥倖苟得之徒。知公義之所存。用為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得其事實。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

事度其勢不甚難行。其爲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
成之不易也如此況推明先王之道於天下其可易
言哉然人恆慮志不足苟有志不有遇於時將有垂
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
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某奚敢讓焉近亦
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期爲
過其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
人省事者少淳于髡鄙薄孟子桓譚輕楊子雲容貌
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況淺闇小子見誚於
不知者亦又可疑所兢兢者恐傷執事之明耳其妄

志殆未可遽以辭盡其大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文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下此猶當著一書攄所蘊蓄補藝文之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籍哉執事之取某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亦在此兒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者固其理耳屈原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犬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多臥不起視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之冠揖讓而進犬必驚駭以吠狺狺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未嘗見心誠怪之而然三代被服豈願狺狺者之愛

焉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有時豈務
流俗之合乎。傳記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於
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怪。君子
之爲。貴乎得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世
之人皆非子期。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
於外之重也。惟楊子雲頗解事。然亦未達乎理。子雲
謂後必有楊子雲。必好已書。其心雖不求合當世。而
終未能忘乎名也。曰君子言之。所爲果有益於世。世而
世不知貴。其恥在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
書。則狹矣。其竊有見乎古人處巳之大方。自待頗不

薄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闖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已見嗤見善皆不及知自謂可寡過大母年雖高而康強飲啖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適諸父諸兄足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朝夕面言不可得侍見愛見知輒吐狂談不覺繁多多多遺悞

夏鍾日道之不行于世已久先生推明先王之道以自明其道而世猶有吠之者以先生視之眞犬耳

與蘇先生書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

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其臥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眞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慨其次若楊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于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

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彝之國○而誦於縉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犴○而家遷身

亦卒于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自其本心告之
貽世曖昧之謗人將慽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
裨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
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誰者何限遠則司
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嘆受戮近則程叔子
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
人汚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究於朝歿不返葬於里
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于後世者賴有明士
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
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是

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誤之作為已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已也忠誠自信者而且嘗為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為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為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

死氣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于江壖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蛟蚋之群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

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
然近時作者漸以稀濶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
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贍暢急言極
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
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奬之然七八年
來痛自摧斥向時之可[redacted]盡矣人持所業殊與
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
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
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汚下其病
靡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諶以大宣正

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夏鍾曰先生此書于君臣朋友之際懇切言之既不欲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且有保終爲難之歎又以見潛溪公嘗難不怨不見知不慍眞有關係文字收局自公之古天下無師兩句令人三歎

與朱伯清長史

昨承誨及諸葛孔明及范希文司馬君實三君子事謂某鄙論未嘗於理開析明白爲惠甚大竊自喜慶不能自休何者師友之道頽壞今世無復見臣敎訓誘之事士初結交以爲未久不宜相督責及既久情義相習兢兢然恐招人之踈怨心有所見口竟不敢

陳說名爲友而於身無纖毫裨益者甚衆穢惡不知其非相視相諛俱至於無聞而後已此其之所深懼者也執事達理力行動法古人忘年降德而與童稚卑賤者講明往復救其闕失顧其烏能至此哉實執事知師友之道宜然耳其倘有所取而不以告是背乎心而與世俗無以異也故敢復盡其愚古之聖賢非特能言而已其心必能該天下之理其才必能周天下之事雖衡門之下布衣之列而道德性命之微仁義禮樂之要經世綏民之術禦患備亂之方莫不精究而歷試之故問之則無不能言任以輔相之位

而行之○如取物於囊○汲水於河○信乎其無難○浩乎其莫窮○罰加而無敢怨○位崇而無敢謗○以其○道固○有之○其也○自漢聖賢之學不傳○通才明識之士○常患無道德爲之本○忠厚誠信之質○知其大者○而患才不足以克之○若孔明之佐昭烈○提數州之地○以抗萬全之中原○克卒能割鼎一足○屹立西蜀○使曹氏父子○雖馳騁○而救敗不暇○神機奇略○應變百出○忠義之氣○磅礴宇內○修明政敎○戢和人民○勞之而不怨○殺之而不憤○惟天不祚於漢○使大功不成○其雄才偉斷○眞中世之豪也○然其學本出於申韓故襲取劉璋致後主以刑名不

無謬於王道其嘗謂孔明有大賢之才而於道或有未聞者此也宋之號賢相者希文君實希文自少慨然有安民之心君實癯身苦心以憂天下不義而奪人之國二子必有所不爲然宋仁宗之時二□亂於西北中國爲之不寧朝廷亦多故以希文之參大政雖未久輒去而人主待之之隆問之之切僅疏取士及革磨勘數事此數事者豈皆天下所賴以久安者乎君實當母后懲弊之時獨負生民之重重一作望不顧世之毀惡一掃新法而復舊政其功亦深矣然過於矯枉失於閑邪身既死而群黨作法再復而□□横

進非人力之所能爲而變更之際有可議焉者使孔
明之才當此之時必不若此而止其故謂希文君實
有君子之心而才不逮焉者此也執事以謂過者何
哉豈謂希文嘗伐西夏乎堅守持重使士卒樂用此
誠非武夫所能及比之孔明未足當也若君實之革
新法去民之所苦而從其欲至誠動天地大順感□
□生則仰之若父母歿則哀之如骨肉是豈才之足
以感乎人哉積乎心見乎色而人信之耳觀孔明當
兵革之時非有利民之政而其死也民俱家哭巷悲
如喪親戚使其居君實之時有不若君實之得民者

乎二子之才其不及孔明也明矣凡論往昔之事違則求諸簡冊近則驗諸見聞得於見聞者易習而微諸簡冊者易忘習者其美彰忘者其美晦故常人尊近而忽遠也其則不然考其言以求其心計其功以較其才視其所處之難易而參其成敗前人以爲然不敢遽以爲然也必詳察焉前人以爲否未敢遂否之也必加詳察焉若三君子之事固某之所自信而言者宜乎其有過也然近世先儒立言爲世法者莫大於程子朱子程子謂孔明庶幾禮樂而道則未盡朱子謂希文有欲爲之志而未能精密謂君實學不

本於致知而成功小其始亦有過乎執事篤志朱子之學論之必審矣苟以務道之[redacted]言語訓告之詳而明先師之意使妄論私說不至於違道雖不更端而譏之某雖愚不敢不勉

旻鍾曰孔明希文君實三君子優劣畢見眞具知人論世手眼者

寄徐教授

教授鄉先生執事某不幸早失先人始也俯仰顧視輙哀不自勝既而觸物遇時輙哀既再見先人衣履書帙輙愴然而悲及除服而居思先人之聲容辭氣存乎目者益遠矣凡見先人交友與嘗識先人之面

者○未嘗不趍而拜之○泣而問之○以先人之事○蓋其年二十而先人亡○前之十年幼且愚也○未有知○後之十年○宜有知而性質愚魯○於先人之善言懿行○不獲紀載○又頗謂先人壽年未衰○當自有所論著○又念古之君子○不敢預以凶事望其親○故因循遺失○卒不復書○及先人遽亡○而先人之德業竟無知者○某竊痛且懼○倚廬之中○忍死掇拾○耳目所見聞者即書之○至於十年以前之事○則詢諸父兄○采諸遺文○近而宗族○遠而鄉里之人○無所不徵○各報其略○而請銘于太史公○公在翰林時○嘗聞四方人說先人學行政事甚熟○故不

拒而爲銘且盛有稱于雖少足以塞無窮之悲然先人之善諸孤之所不知而遺失者蓋多矣是以詢於先人之交而先友之存者甚寡縱有存又多不能言雖知而無從敎之此某所以願請於執事也伏惟執事於先人爲鄉郡而有久故文章言語足以傳信於人則先人之遺德隱沒而未盡著者不望於執事而誰望哉先人道德之與某至愚雖不足以周知然考諸心則明白坦彝而不見有纖毫之闕徵諸身則端嚴重厚可以鎭俗而化民見一物失所則戚然以爲憂聞人之善則快然如己出較之於世誠不多見且

不知於古賢者何如耳。今鄉里之中。善人君子。日以淪亡。後生學者無所取則。揚先人之善而使學者知所效則有志者之所汲汲也。執事不遺而有述焉。豈特先人之幸哉。某少不通於諸事。惟於學問。常若有隂督而默相之者。先人之亡。宗族老人。皆懲前事。勸其輟業。某重歎先人功名既不顯於天下。苟又無人繼而揚之。於來世。豈先人所望哉。故益刻心勵行。從學於太史公。鄙陋之私。益將以有爲也而未敢必其能成否。故先有所請於執事。苟以先人之故而憐之發之并有以教之。使得以承先人之緒則幸矣。

此等文而不感動者其人必不孝

與王修德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喜不自勝。某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遺事。成一小書。上以招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爲勸于將來。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爲善。葢舉古閭師鄙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襃貶之柄而冀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

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聞之辭亦恐其卒歸于泯墜○而况耆舊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焉可冀乎○是以嘗爲吾兄言其故而又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好友篤行之人既各爲之傳其他文學貴顯者欲析而二之○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爲宦達既非所以尊之○俱目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僣爲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爲重輕○竊意如是庶乎

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
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
就亡失今爲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于吏民之
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丞多矣世統
無所傳聞往時紀土風者俱棄而不錄今亦無所徵
而爲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由是而與處顯
位立名績于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
瘦其心思智力蘄一聞于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
恨哉前所問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
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

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銘至於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覩之太息而已文之爲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眞不識其何說也（修辭家宜爲猛省）夫文辭於學者至爲淺事以道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新奇

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悼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傳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寖多○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闕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死囊盎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可懼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遺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

欲毀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辯駁○不自愧耻○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趨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畧道一二、林嘉猷在此、靜篤可喜、不欲其專意爲文辭○嘗痛與之言○凡在此者、亦皆知所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民瞻來、其爲人有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爲少○但不喜學○故無由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

數首、書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茅栗下、如蹲鴟黃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字、聊發一笑、

夏鍾日看其命意不在文辭上着腳然天下文章莫大於是矣此真有德之言

答鄭仲辯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疑之。以爲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

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爲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也。苟以佛氏人倫之懿爲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爲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爲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爲可喜也。苟欲以之

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爲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況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邪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從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亦姑以爲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悦乎（兩路夾攻無處躲閃）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被緇必水飲菹

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處而爲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邪福禍之報儒者所不論特悶其欲徼福而反致禍亦可爲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

俗徼福之徒之爲哉益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馳騖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顚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爲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爲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爲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斷盡千古迷人病痛不獨好佛一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也足於粱肉者無慕乎糠糜安於廈屋者無慕乎苫闔

使有得於聖人之○與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斯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為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輒與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為佛氏者○多不相悅○方○

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有蓋
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雖閔之未必傳
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
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
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得焉能已於
言而不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
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有
以佐而翼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必
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而未至於
深怒遽絕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爲老成

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面已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闡幸速以見教。是亦爲報之道也。

夏鍾日佛骨表後乃見斯書君臣朋友之間兩公可謂無媿

答王仲縉

十一月十一日、某端肅奉書仲縉翰撰尊契家兄長侍史俞兄子嚴至、得書及所作文、啓封伸紙、立捧細誦、意厚而誠、義純而達、不自知手之不釋而心之暢

懌也世人之於文誰不爲之至於求其可誦者何其鮮哉蓋不得其塗故也士之患多厭常而喜怪背正（俗學膏肓之病不可）而嗜奇用志既偏卒之學爲奇怪終不可成而爲險（抹藥）溢艱陋之歸矣且學奇怪者以其美也而奇怪亦非古人之所尚也文之古者莫過於唐虞三代而書之二典三謨禹貢胤征以及商周訓誓諸篇皆當時紀事陳說之文未嘗奇怪詩三百篇亦未嘗奇怪春秋書當時之事雖寓襃貶之法於一言片簡之中亦未嘗見其奇怪禮經多周漢賢人君子所論次其言平易明切亦未有所謂奇怪至於盤庚大誥其言有不

可曉者乃當時方俗之語亦非故爲是艱險之文也然則嗜奇好怪者果何所本哉苟謂於司馬遷班固則遷固之書有質直無華如家人女子所言者唐之文奇者莫如韓愈而其文皆句妥字適初不難曉宋之以文名者曰歐陽氏曰蘇氏曰曾氏曰王氏此四人之文尤三百年之傑然者而未嘗以奇怪爲高則夫文之不在乎奇怪也久矣惟其理明辭達而止耳而世顧他之焉者猶之迷人醉客不問塗於大道肆意徑趨是以卒不免入乎荆棘之塲鼯狖之居而終弗獲就乎大道也今足下之所爲非特得其塗而已

而又有始終焉有理趣焉苟益修於不弛浚其源而導其波將見汩汩然來而不止繼乎待制君之聲烈可望矣昔在朝廷爲文者并不多而人獨推太史公與待制君葢文之法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繫之體裁以正之體裁欲其完不完則端大而末微始龍卒蚓而不足以爲文矣章程欲其嚴不嚴則前甲而後乙左鑿而右柄而不足以爲文矣氣欲其昌不昌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貫不貫則乖離錯糅而繁以亂理欲其無疵者疵則氣沮詞慙雖工而

於世無所裨此五者太史公與待制君能由其法而不蹈其弊而務乎奇怪者皆反之此世之公言所以推諸此而不居乎彼也斯文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不能造其極耳苟造其極決不可泯滅有志者在乎自力而已僕所志尚有大乎此者省事者少不欲與人言雖應時作文又恐人以文人相謂亦久不喜談感足下愛我之深念我之篤聊以此復命子嚴亦甚可喜須時相與議論有益也

可○見○文○章○非○小○道

此○祖○能○所○以○不○能○焚○六○經

夏鍾日画鬼魅易画人物難世之嗜奇好怪者其亦不幸而不見正於先生此書也

又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已之篤不逮古人是以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爲之歉然日汨汨與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行之懿未甞不內咎而深自懺也足下在友朋中最爲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于寡過之地顧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爲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抉出聖賢立言苦心）蓋以已之所有無由淑乎人天之舉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於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

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
以啓昧幽而垂矩則且不戾其所爲也是以學者傳
而信之如龜筴恃而賴之如稻粱尊而仰之如日月
苟爲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楊子雲王仲淹之
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撰之於其躬
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爲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
孟子之萬一至於楊王之所爲心又不敢以爲可也
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
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
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

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未宜以辭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聲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卽之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袪聞其風者稍率而化於善爾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子默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爲群賢首其後若漢之黃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爲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恍然想

見其爲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爲昌言者矣有爲政論者矣有爲論衡者矣如著（著疑作泥）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竊見聖賢之垣墻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爲亦有所不暇爲矣每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爲言言往往畔於道輒爲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況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要言）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爲先一反澆

匿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靡而長其虛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能副遐願僻壤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爲職者賢士仁人事也僕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已者不能化違已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也而化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臧倉賤之王驩怨之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況纖微眇弱者顧畢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欲假書以傳僕雖騃其爲計不宜若是疏也且萬世之所共尊而師其言者惟孔孟爲然今閭巷庸

人讀孔孟之書猶不知其可用或以爲戲笑之資僕縱著書其能加於孔孟乎孔孟不可加其能庶幾孔孟乎道德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欲著其荒言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難足下不宜以之相勉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處我之厚而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道者學道而未至者也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眚不能免必賴朋友以相成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已者舍足下而誰哉幸求所闕時以告我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者其將有在矣願少緩之無以著書爲勸

夏鍾日極論著書之非眞有得於聖賢之學者後世一切文人讀之俱應汗下

答陳元采 郎王元采

別久得書、聞已應仙居之辟、爲邑人師、士子向服、從游多君子、寄來文章、又皆敷贍紆餘、有作者風、過前時所見遠甚、㤀喜無量、吾兄年在僕先、問學日有所益、固鄙心所敬畏者、來書假自卑下、每發求教之謙言、內視愧恐、誠不足當、況僕近年爲疾疢所迫、懼一旦溘死、終無所歸、愈思刋落華藻、以求身心之實、病向時悅人取譽之具、朋友要相獎引以爲可喜者、非惟不暇爲、亦不復爲矣、衆人不之察、往往以此事相

督責無以應之則悲且怒不知人亦何用乎此也使誠有志乎學則聖賢之經成法具存放而行之無不可至吾徒雖巧爲說辭亦不足希其毫末棄彼不師而惟吾徒之求不亦異乎吾兄所稱陳憲直僕已知其爲人其所求做齋之文聞之久矣僕誠無愛乎吾言懼其無益於憲直故娓而不敢出耳幸吾兄明告之如憲直必欲得之則求之吾兄足矣何必擾擾乎於僕之問也古人之相問告以道而不以文今人舉異乎是僕私自試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辯當居而思之念慮之與一日之間出於義與公者雖

多出於利與私者亦不少則不逮僕者可知也去僕與遠者又可知也舍此不治而欲爲學是猶縱盜於家而欲府藏之盈烏可得乎堯舜人心道心之訓孔子之克已孟子之擴充四端皆是理也聖人所以爲盛者以其公之至義之盡也愚不肖者之不能有爲以其本心汨於私與利而無以自克也吾徒其可去是而不思邪僕前日病而問諸醫醫曰未病可治也既病而醫何益始甚怒之既而思其言葢以醫爲風者是以樂以此告吾兄天下之不病者幾人病而求醫者復幾人醫而肯以情告人者復有幾哉僕非能

醫者葢病而後知醫者也吾兄非病者葢治人之病者也今之病者莫甚於好利而自私宜乎僕之以斯言告也近作易枝辭未能成書又無人繕寫不果奉上從吾遊者造圖築城之役皆散去兀然獨居無可屬筆者自作報書

夏鍾曰䏘切簡至末將病與醫點染更有意味

與鄭叔度

承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彌日不能自解非謬逆盛意以辱知已顧私情有異於此者鬱而不發無以答吾子一笑故敢畧說其一二僕聞古

之人未嘗以文爲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誥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粹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斯謂之文矣而豈有意而爲之哉譬如登泰山之巔極乎目之所至而水則江海淮泗山則嵬嶧龜蒙周秦齊魯滕薛梁鄭衞趙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心故言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尋丈之丘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陌雞犬牛羊蹤跡輙

逞智以談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爲文若司馬相如楊雄亦其特者而無識爲已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戚呼天目鬼神自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辯說詭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然務以衷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爲之也至於其徒淩失師意流于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而衍爲浮漫瑰怪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其

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異哉自斯以後學者轉相襲倣不特辭賦爲然而於文皆然迨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以爲六朝之過而安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唐（具眼特識）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未純於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顏孟氏之域爲賢者指笑目爲妄人心竊少之從總角輒自誓懲以爲雖不易至孔子之堂奥而顏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廬烏有不至

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爲文也。而吾子猥譽其文爲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有所成名。豈有過哉。顧失者僕耳。〔虛心〕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由之。口不能以告。乃徒假紙筆爲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我也。僕今而後。其知過乎。夫人不生則止。〔有此一段本事方許著書〕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

而竊取於文字間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
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僕齒年尚富又受君子之誨自
謂不至此不止而儕侶之中無誰與語吾子明達敏
慧乃肯降屈爲僕友此眞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
有可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冀盡所懷不
覺近於誇大惟諒之勿怪

夏鍾曰以司馬相如楊雄爲無識以韓愈爲未純語似驚人雖然先生之意以明道也非以驚人也

又

僕受質戇介處時俗中見其側媚相諛說常忿忿不
與言誦古人書而求其道每慨然自歎安得直諒多

聞者爲友乎。向而行天下。走三四千里。越五六年。飲酒娛樂。歡談麗語。交懽釋悶者。不爲少矣。然僕不喜也。近幸天假之分。得與吾兄友。兄不以僕之愚。傾然見愛。僕以徒愛而箴規不聞。愈甚不逮。與昔者愛僕者何異。故先發所懷以告吾兄。越旬日而無所承命。深用致疑。以爲吾兄豈鄙僕而不答哉。今乃倏爾惠書。陳其所未喻。開發所不及。而懇懇督敎之。此固夙昔所願而未得者。一旦見之於吾兄。嗟乎。古之朋友。正如此耳。僕何足以當之哉。然其中有非僕之所聞者。苟默而不復。是負吾兄之義。而無以泄固陋之心。

故不遂止古人之爲學明其道而已不得已而後有言言之恐其不能傳也不得已而後有文道克諸身行被乎言言而無迹故假文以發之伏羲之八卦唐虞三代之書商周十二國之詩孔子之春秋皆是已然非爲文也爲斯道之不明也及孔子殁諸子乃各著書多者百餘少者數十篇雖未必一出於聖人之道然亦各明其所謂道而豈爲文哉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亦曰我不得已也則非摹效言語爲世俗之文可知矣孔門以文學稱者如子游子夏皆明乎聖人之道通禮樂憲章之奥未嘗學爲文也

游夏之學。爲當今之游夏。其所著果何書乎。以易之
修辭立誠之旨。踰世之學爲文者。吾兄其未察乎。且
僕前書。取屈原之離騷。雖多悲憤詭異之辭。然終出
於憂國愛君之意。又肆意而作。非相如楊雄之流。夸
富艷。騁采色。窮精畢慮而爲之。以惑世者。相如楊雄
之賦上林羽獵。雖麗其辭義。曾不足望其毛髮。而作
於[redacted]實爲以招禍者。此昔人所嘗言。不易之見也。
吾兄惡其出僕之口而非之。殆非僕之所敢知也。文
所以載道。僕豈謂能之。僕所病者。秦漢以下。斯道不
明。爲士者以文爲業。能搦筆書尺紙。鳴一時。輒自負

以爲聖人之學止此今漢以來至五代其文具在吾兄試觀之可以明道者果誰之文乎謂其文爲道可乎獨唐之韓愈稍知其大者而不能究其本故其文亦未能皆出乎正是以僕竊少之而願學孔子亦未爲過也使漢以下之文皆能不背乎道僕何敢訾之有今文之所載非諛富人而微其賤則媚權貴有氣勢之人以致其身求其有益於世者十無一二焉文與道判裂不相屬如此何以謂文僕所以畏文士之名而避之者欲明斯道以爲文而反招僭之陋也夫道者根也文者枝也道者膏也文者焰也膏不加而

熠縟根不大而枝茂者○未之見也○故有道者之文○不加斧鑿而自成○其意正以醇○其氣平以直○其陳理明而不繁○決○其辭肆而不流○簡而不遺○豈竊古句○探陳言者○所可及哉○文而效是○謂之載道可也○若、不、至、於、是○特、小、藝耳○何、足、以、為、文○僕之意蓋病此○而願務其本耳○然不可以易為也○而亦不可以語人也○貴自○得○之○耳○古之人○未嘗欲人知之○而世俗之人○亦不足以知之○豪傑之士○修於衆人之中○混於隴畝之間○忽然行於世○則德被生民○著之書○則澤流於後世○豈務自耀哉○孔子大聖人也○魯人毀之○孟子賢人也○辯士譏

之○彼皆揖讓乎朝廷○與諸侯抗禮○弟子從而輔之者
盈中國○其道德章明○聲名震一世○猶且如是○信乎知
人者之難也○然○知○與○否○不○足○爲○孔○孟○累○也○直○爲○後○世○
惜○之○耳○僕於聖賢○未能望其藩籬○又年少○容貌言辭○
不能以動人○群群然而趨○諾諾然而語○與俗人無異
者○而語人曰學道○宜人之不能信○僕非語人也○自意
旣爲朋友○而不言其志○何以明道○故微有所云○夫豈
知言出而謗歸○名異而毀來乎○夫人性質稟受○自其
少時已定○至長而後克○僕之才○非不自知○平生於百
事○皆不曉達○獨於聖人之大本○頗謂見之甚明○好之

甚篤顧精力未深耳。天苟欲治斯世乎。僕將抱遺經。陳之達者。而施之於天下。苟未欲治斯世。著之在書。授之其人。樂之以終身。亦未見其不可也。吾兄何憂我之不至乎。然吾兄之謂我未至者是也。此僕之所以重吾兄。吾兄視僕於衆人之中。與之語者何人。與之諷笑往復者為誰歟。與之論辯而言斯文者又誰歟。舉無有也。雖僕之愚。不合於時人。亦私心有所感。否則以為無益。而不加之意耳。今世風俗變壞。為交友者。務相容悅。每出一文示人。一覽已。雖文不佳。亦強顏稱譽。出門則嗤笑之。僕每自思。遇人有過告

之日子其事過則怒發於色矣否則不應矣否則絕不復往來矣至於僕有過亦無人肯言是以汩沒俯仰於流俗之中過大而心不知詬積而無與語或內視自省輒兢惕不安如身汙不潔朋友如是亦何用之哉吾兄平居言不出口乃能數僕之過僕今而後知吾兄之異於尋常人矣聞善而服者古人之事也僕豈難之哉子思有云辯之不明不措也僕懼不明道耳非好多言而文過也吾子其思之尚盡其辭以輔耳遂不宣

吳鍾曰先生譚文章以明道爲主譚朋友以責善爲主文章朋友認得眞可以孝親可以忠君若以文章

朋友無與忠孝則其文必枝葉駁雜之文其友亦勢利酒肉之友豈先生之所爲文與友者乎

又

自發義烏信引領西歧視日如年今兩月矣忽奉手書乖闊之思愛厚之意僕心之所同而不能言者然溢乎翰墨間捧誦循環且歎且美病懷得此若脫垢汙而濯清泉不知疾痛之在躬也所可憾者太常丈及范先生皆傾逝斯道寥寥無所係屬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窮困即死不死即病如僕之愚不足比數於士君子之林久矣然自去冬得痎瘧疾輾轉至今屢愈屢作寒熱之餘伸紙握筆欲有所論著未能

終四五行。欠伸掉栗。已欲就枕席。不知天所予奪禍福竟如何。今世人。雖不見甚壽者。然山谷間佰人。年八九十。或百歲者時有之。如前之二公。使之少緩一二十年而死。誰以爲過。而忍奪之。孰知其故耶。僕今始三十。氣力志意。便已如老人。但髮未白。面未皺耳。家兄長僕八年。數年之前。居喪過哀被疾。苦僂狀。尋常患肩背痛。不能出。僕雖可出。亦未嘗出門。於世務都不通曉。閭里小兒。挾奸弄詐。很貪鼠黠。變態百爲。視僕樸懦可弄。輒私相目謂眞愚人。獨賴季弟頗解事。近者按田造圖。及他細事。壹以諉之。人頗謂其能。

而病夫因得安居以養拙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為輕重棄不為佃萊棘盈疇家人此亦樂天知命之一事也報絕糧輒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閙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力者不能因自嘆非惟古之富貴人不可效欲效畸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道者所當掛

曰哉。恐吾兄別我久。思我深。欲知其所自處。故盡言
之以當談笑耳。蘇公平仲、近因黃巖人寄書來相問、
意甚欵欵、頗自悼聯事者、皆非同輩、雖與言、思解去
而不得。世所憒憒者多。固宜有此歎。然古之君子。豈
皆擇世而居耶。亦當安之而已。太史公千載之託。未
得其人。煩其作一文甚好。功行之詳。只用僕所述歷
官記。叅以後所見聞足矣。若欲明白公之本心。僕雖
無狀。他日不敢辭也。公無恙日、嘗欲收僕、申以婚姻
之好、還家言之、而祖母不許、公亦繼以事去、遂不相
聞。平居常以爲恨。然公所欲親厚之者。欲世講師友

之契耳此身倘有樹立誓不敢忘但媿學術淺陋無所建明孤負期待以損知人之哲然僕之無成亦朋友之辱也吾兄可徒譽我而不我教憐我而無以處我乎金華以道術相傳者百餘年范公之亡有繼其後者否吾兄亦宜勉之拳拳愛慕之心舍此無可祝者德輶如毛人鮮克舉之愛莫助之惟厚自貴重以扶植斯文

夏鍾曰家常貧病語皆有一種自得之樂于此見讀書學道人氣象不同